

DOI: 10. 13288/j. 11-2166/r. 2020. 07. 004

学术探讨

基于隐喻认知的《黄帝内经》“女子不月”探讨

肖卓然, 贾春华*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1 号, 100029

[摘要] 通过对《黄帝内经》有关“女子不月”的相关论述进行隐喻认知分析, 发现古人对于女子月经的认知源于古代医家对于潮汐、瀑布等自然现象的观察。基于自然现象隐喻认知下月经的生理、病理机制, 探讨什么是女子“月”经, 古代医家们有关女子不月的相关论述是基于什么得出的, 古人想要借助隐喻表达月经的哪些生理、病理性特征。《黄帝内经》女子月经的隐喻认知研究对于月经病的临床治疗又有哪些启发。

[关键词] 黄帝内经; 女子不月; 月经; 隐喻认知

中国古代取象比类的认知方式对中医理论的形成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20 世纪 80 年代莱考夫提出的概念隐喻^[1]与取象比类具有极大的相似性。通过隐喻认知的研究方法, 发现中医语言是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语言, 中医理论学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需要做的主要工作可能就是对于中医语言的分析^[2]。中医传统理论由一串串的隐喻构成, 一个好的隐喻不仅可以解释人体的生理、病理, 同时也是确立治则、创制方剂的重要源泉^[3]。基于此, 本文将《黄帝内经》中有关“女子不月”的相关论述为语言材料, 运用隐喻认知的方法对月经的原型、生理病理机制进行具体映射过程的分析, 从而还原古人对女子月经的认知过程, 为临床月经病的治疗拓展思路。

查阅《黄帝内经》中有关女子月经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内容: 《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曰: “二七而天癸至, 任脉通, 太冲脉盛, 月事以时下, 故有子”; 《素问·阴阳别论篇》云: “二阳之病发心脾, 有不得隐曲, 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 其传为瘕息者, 死不治”; 《素问·评热病论篇》曰: “月事不来者, 胞脉闭也, 胞脉者属心而络于胞中, 今气上迫肺, 心气不得下通, 故月事不来也”; 《素问·腹中论篇》云: “岐伯曰: 病名血枯, 此得之年少时, 有所大脱血。若醉入房中, 气竭肝伤, 故

月事衰少不来也”^{[4]223}。本文将以上述经文为主要研究语料, 探讨有关女子月经的隐喻认知。

1 “月”经原型

《黄帝内经》中将女子月经称为“月事”, 以月名之, 强调了“月”的重要性, 表明古人认为女子月经与“月”关系密切。月的含义可以表示月亮, 还可以理解为月份。前者是古人夜观星空的视觉感知, 后者则是对月相周期性观察的历法运用。太阳落山入夜后方可见月, 于是月亮被赋予了相对于太阳而言“阴”“柔”的特点, 而月的这一特点, 符合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于女性温柔、主持家庭内务的认知要求, 如《尚书·牧誓》曰: “古人有言曰: 牝鸡无晨。牝鸡司晨, 惟家之索”^[5]。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曰: “阴阳者, 血气之男女也, ……阴在内, 阳之守也; 阳在外, 阴之使也。”^{[4]42}此外, 《黄帝内经》时代的医家已经认识到月相的周期规律, 如《素问·六节藏象论篇》曰: “天为阳, 地为阴; 日为阳, 月为阴。行有分纪, 周有道理, 日行一度, 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 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岁, 积气余而盈闰矣”^{[4]61}。月相的变化规律又与女子月经按月而行的周期相吻合。综上所述, “月”阴柔的特点及其周期变化的规律便成为女子“月”经的隐喻认知来源, 同时也是女子“月”经命名的重要原因。

2 月经生理

从《黄帝内经》女子月经的相关条文中可以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373770)

* 通讯作者: jiachunhua125@163.com

看出,女子月经的生理性特征有三个方面:一是月经按时而行(“二七而天癸至”、月事以“时”下、女子不“月”),二是经脉通调且行经通路自上而下(“天”癸至、任脉“通”、月事以时“下”、胞脉“闭”、心气不得“下”通),三是化源充足(太冲脉“盛”、血“枯”、月事“衰少”不来、二阳之病发“心脾”)。古代医家对于女子月经生理性特征的认知,源于古人对自然界月相、潮汐、瀑布的观察。

2.1 以月相、潮汐为始源域

潮汐是指海水在天体(主要是月球)引潮力作用下所产生的周期性运动,白天为“潮”,夜晚为“汐”。现代科学已经证明,月球的周期变化对海水、地球生物有重要的影响^[6]。《黄帝内经》时代的医家虽然并不清楚天体的引潮力作用,但是发现了月相、潮水与人体气血之间均存在以月为周期性的节律变化。如《素问·八正神明论篇》曰:“月始生,则血气始精,卫气始行;月郭满则血气实,肌肉坚;月郭空,则肌肉减,经络虚,卫气去,形独居。是以因天时而调血气也,……月生无泻,月满无补,月郭空无治,是谓得时而调之,……故日月生而泻,是谓脏虚;月满而补,血气扬溢;络有留血,命曰重实;月郭空而治,是谓乱经。”^{[4]164}《灵枢·岁露论》曰:“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故月满则海水西盛,人血气积,肌肉充,皮肤致,毛发坚,腠理郄,烟垢著。当是之时,虽遇贼风,其入浅不深。至其月郭空,则海水东盛,人气血虚,其卫气去,形独居,肌肉减,皮肤纵,腠理开,毛发残,胶理薄,烟垢落,当是之时,遇贼风则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时之和,因为贼风所伤,是谓三虚,……逢年之盛,遇月之满,得时之和,虽有贼风邪气,不能危之也。”^{[7]149}而女子正常行经的重要条件之一是人体气血的充盛,即“太冲脉盛”,使得经血化而有源而“月事以时下”,所以古人必定也认识到月相、潮水与女子月经之间存在的关联性,即月相定时而变化,潮水随月相定时涨落,正常情况下女子月经每月必行。因此,潮水定时而涨落的特点便成为古人认识女子月经的始源域。以月相、潮水为原型进而认识女子月经,可以体现女子月经以月为周期、定时而行的生理性特征,故而月经也成为“月信”,言其按月而行,如潮水信而有期。例如,《本草纲目·妇人月水》曰:“月经(《素问》)、天癸(《素问》)、红铅。

时珍曰:女子,阴类也,以血为主,其血上应天阴,下应海潮。月有盈亏,潮有朝夕,月事一月一行,与之相符,故谓之月水、月信、月经。经者常也,有常轨也。天癸者,天一生水也”^[8]。

2.2 以瀑布为始源域

《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曰:“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素问·评热病论篇》曰:“月事不来者,胞脉闭也,胞脉者属心而络于胞中,今气上迫肺,心气不得下通,故月事不来也”^{[4]197}。从两段经文中可以推出以下信息:第一,“今气上迫肺,心气不得下通”,表明古人认为女子行经的条件是“心肺气降”,方向是自上而下;第二,胞脉是贯通上下,上联心肺下合胞宫的通道结构,而经血行于其中,这种结构与瀑布的形态类似;第三,女子行经的正常条件是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胞脉通、心肺气降,“天癸至”“太冲脉盛”说明行经的前提是经血充盈,“任脉通”“胞脉通”则说明行经的另一前提是经脉通畅。

《汉语大词典》中对“瀑布”的解释为“从悬崖或悬崖纵断面陡坡处倾泻下来的水流”^[9]。我们认为,古人对于女子月经的认知可能来源于对自然界瀑布的观察,是以自然界中的河流为始源域,以女子月经为目标域的映射过程。从古人对女子月经的别称“月水”中,便能够看出古人将女子月经比作人体内流动的水流。在女子行经的过程中,“天癸至”与“太冲脉盛”就如河流的水源充盛,河流不断流的前提是水源充盛,而女子行经则需要经血充盈;河流的流通需要保持河道的通畅,而女子行经则需要经脉的通畅,所以要保证任脉、胞脉的通调;河流在前行的过程中需要保证地势由高到低,才能在重力的作用下沿着河道流动,一旦地势发生改变,河流就会随之改道,同样的经水只有在心肺之气降的条件下才能保证经血自上而下的流动,而心肺气降对于月经的作用,就如同由高而低的地势对于瀑布形成的作用。此外,《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曰:“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4]4}。癸,天干之一,五行配属为水,亦与水有关。因此,月经正常行经的状态应该如同从上而下的河流,如瀑布一般从上倾泻而下,才能得以月月行经血,如《金匱启钥·卷一·调经论》曰:“夫谓天癸者何,天谓天真之气,癸为壬癸之水天真气降,与时从事,故曰天癸”^[10]。

以往对于女子月经原型的认知多以月相、潮水为始源域,侧重于对月经周期性的隐喻。我们则在此基础上加入了瀑布的始源域,从而补充了月经行经的来源、方向的隐喻,并以此为认知原型,进一步阐述了月经除具有“月”的周期性外,还具有方向性、经血充盈性、经脉通调性等生理性特征,四者是正常行经的保证,反之则“女子不月”。

3 月经病理

3.1 心肺、阳明之气不降

前文以瀑布为始源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阐述女子月经形成的机制,对于“女子不月”我们仍能够从瀑布的隐喻中获得一些启发。瀑布的形成条件一是有河流流通、二是存在地势落差,隐喻映射于女子月经,行经的条件应为气血充盛、经脉上下通畅两个条件。结合瀑布的隐喻,可以发现,女子行经方向的自上而下是行经的关键。瀑布需要地势的落差,而月经也需要“落差”,结合《黄帝内经》原文可知这种“落差”形成的机制应该是心肺与阳明之气“降”。

首先,从《黄帝内经》的原文可以看出,“女子不月”应该是“胞脉闭”导致的月经不能自上而下的沿胞脉行经血。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胞脉闭”呢?经文中说是“气上迫肺,心气不得下通”。从中可以看出,“气”本应下降,现在“气上迫肺”,导致肺气不得下降、心气不得下通,而心肺之气的不降又进一步导致了月经不行。由此可推出,“胞脉闭”的原因是心肺之气不降。

其次,结合《素问·阴阳别论篇》所载“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其传为贲息者,死不治”^{[4]53}也可以发现,月经行经方向应为自上而下。从《素问·阴阳别论篇》的原文来看,该篇主要探讨了三阴三阳,故而此处的“二阳”应理解为“阳明”,所以“二阳”就应为阳明胃、肠,属六腑。而腑的生理功能当“泻而不藏”,以降为常,若阳明不降反而上逆就会出现“风消”“贲息”。陈念祖曰:“风消者,风之名,火之化也,发热消瘦,胃主肌肉也”“息气上奔,胃气上逆也”^[11]。因此,风消、贲息的原因与阳明有关,由阳明有热、阳明不降导致,故而生理状态下阳明当降,阳明之气降也保证了月经胞脉的通“降”。此外,《素问·痿论篇》曰:“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冲脉者,经脉之海也,主渗灌溪谷,

与阳明合于宗筋”^{[4]248},表明冲脉隶属于阳明,所以阳明气机对于冲脉气机的运行有重要的影响;而冲脉又直接影响着女子月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曰:“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故而阳明与女子月经密切相关,阳明降则月经行,阳明上逆则“女子不月”。

3.2 心脾转输失常

《素问·阴阳别论篇》曰:“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其传为贲息者,死不治。”由此段经文可以看出“女子不月”的发病过程为:心脾病→二阳病→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即心脾病是导致女子不月的重要原因。那么心、脾在女子月经过程中有何作用?我们认为,在女子行经的过程中,心的功能在于行血脉,保证血脉的通调,以及前文所论述的心气下降。《素问·五脏生成篇》曰:“诸血者,皆属于心”;《素问·痿论篇》曰:“心主身之血脉”;《灵枢·经脉》曰:“手少阴气绝,则脉不通;脉不通,则血不流,血不流,则发色不泽,故其面黑如漆柴者,血先死。壬笃癸死,水胜火也”^{[7]36}。所以心主血脉运行、通畅的作用是保证女子行经的重要条件,而脾在女子月经中的作用主要在于转输精微,将后天饮食水谷化生的气血精微转输到五脏六腑,使脏腑经脉的气血充盛,从而使经血化而有源。

我们认为,脾的功能更侧重于为胃转输水谷精微,真正的气血生化之源应为胃。胃为水谷之海,主受纳腐熟水谷,其生理功能的正常保证了人体气血的充盛,使女子月经行经有源,因此,特别在此处强调胃对于月经的作用,并与脾的功能进行区别。《素问·太阴阳明论篇》曰:“四肢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得禀也。今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气,气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无气以生,故不用。”《素问·厥论篇》曰:“酒入于胃,则络脉满而经脉虚,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素问·奇病论篇》曰:“夫五味入口,藏于胃,脾为之行其精气,津液在脾。”《素问·经脉别论篇》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合于四时五脏阴阳,揆度以为常也。”^{[4]140}以上论述均表明了脾的作用是转输精微。《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

脏盛，乃能泻。”可以看出肾、天癸是在其他脏腑所转输精微的充养下得以精气充盈，进而保证女子正常的生长发育、行经，而将胃中水谷精微转输于各个脏腑、经脉的关键在于脾。此外，《素问·刺禁论篇》曰：“脾为之使，胃为之市”^{[4]275}。《说文解字》曰：“市，买卖所之也。”段玉裁注：“释詁曰。之、往也。”^{[12]153}《汉字源流字典》曰：“会意兼形声字。甲骨文同吏，是手持猎叉进行打猎之形。金文大同。篆文另加义符人，以突出人做事之意，成了从人从吏会意。”^[13]《说文解字》曰：“使，伶也，从人，吏声”^{[12]145-146}，本义为差人做事，差遣、指派。因此，胃的功能如同“市”，市场上进行货物的转出转入，而胃中进行饮食水谷转换为精微物质；脾的功能如同“使”，“为之”的“之”代指胃，脾如同“使者”将胃中的精微物质转输于全身各个脏腑器官，所以胃的功能是将饮食水谷转化为精微物质，而精微物质在人体内的转输则要通过脾脏来实现。

这样“二阳之病发心脾”就可以理解为心运行血脉和脾转输精微的功能出现了异常，使五脏六腑各个经脉的气血不得濡养，进而导致阳明失养出现经气上逆的病理表现。《素问·太阴阳明论篇》曰：“太阴阳明为表里，脾胃脉也。”《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曰：“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4]19}脾属太阴，脾病直接影响阳明，脾转输精微不足则阳明失养，导致“阴不胜其阳，则脉流薄疾，并乃狂”，出现阳明经气不降的情况，进而经脉“不得隐曲”，形成“女子不月”。

心脾转输布散气血精微于脏腑经脉，使气血汇聚于冲脉，使肾气受五脏六腑之精而得以充盈，进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因此，心脾的作用就如自然界水循环过程中地下水的汇集过程，河流源头往往水量并不丰富，多是在流经的途中汇集各个支流以及沿途的地下水，从而使流量逐渐盛大流向远方，否则就会导致断流。我们观察山中的瀑布，可发现其流量受季节变化的影响极大。雨季降水丰沛则水量汇集多，瀑布流量大；旱季地下水匮乏、降水少，水量汇集少故瀑布流量小。隐喻女子行经，调经要重心脾，心主血脉，脾主气血精微的转输，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这些方面关系到月经行经的正常与否。

3.3 月事衰少不来

《素问·腹中论篇》曰：“岐伯曰：病名血枯，

此得之年少时，有所大脱血。若醉入房，中气竭，肝伤，故月事衰少不来也。”^{[4]223}年少之时曾有大出血或酒后行房事，均会导致精血亏虚。经文中以“血枯”名之，并言“月事衰少”，皆表明“女子不月”的原因之一是精血亏虚，经血乏源故不得月月行经血，一如河流源泉干涸，流量大减而断流。河流断流日久，河道泥沙沉积，阻塞不通，一如经脉闭阻不通。故而此时调养月经要以补气血为主，使经血行之有源；通调经脉为辅，使经行之通畅。方用治疗血枯经闭的四乌贼骨一芦茹丸，补血养精以充化源，通调经脉以畅血行^[14]。

4 论治

通过对女子不月瀑布的隐喻认知分析可知，瀑布的形成首先要有水，女子行经则需化源充足，所以脾要布散由胃所化生的气血精微于全身脏腑经脉以供化源；其次要形成地势的落差，阳明、肺、心要保证气机下降的功能；最后，河道要通畅，运行经血的胞脉也要通调。相应的在治疗月经病时，首先要保证女子气血的充足，可参考的方剂如八珍汤；其次可从肺的宣发肃降、肠胃腑气的通畅、血脉运行三个方面进行考虑，可应用麻黄汤宣降肺气，桃核承气汤活血以通脉、通腑逐瘀。

参阅《神农本草经》记载麻黄“味苦，温。主中风伤寒头痛温疟，发表，出汗，去邪热气，止咳逆上气，除寒热，破癥瘕积聚”^[15]以及《本草经集注》《雷公炮制药性解》等后世本草书籍均有麻黄破癥瘕积聚的记载，所以运用麻黄宣肺治疗女子癥瘕积聚导致的月经不调一类的疾病是可行的。其用药关键在于麻黄能够宣降肺气，以通降阳明胃肠而使经水下通。或言麻黄不可用于血虚者，正气虚者不可用麻黄发汗，如《伤寒论》明示麻黄不可用于淋、疮、衄、血、汗、寒、尺脉微、尺脉迟等气血亏虚、正气不足之证，而女子不月多属血虚之证，麻黄当慎用。正如《金匱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曰：“《古今录验》续命汤，治中风痲，身体不能自收，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处，或拘急不得转侧。姚云：与大续命同，兼治妇人产后去血者及老人、小儿，……当小汗，……汗出则愈，不汗更服。无所禁，勿当风”^[16]。续命汤中应用了麻黄，此处暂且不论何为“中风痲”，但由条文可知续命汤所治之“中风痲”确属虚证无疑，且方后注“兼治产后去血者及老人、小儿”，说明续命汤能够治疗正气亏虚，或血虚之人的“中风痲”。由

此可见,麻黄是可以用于虚证的,关键在于方中配合应用了当归、川芎、人参、甘草等扶助正气、养血的药物。剂量上麻黄与当归、人参、甘草均为三两,麻黄剂量在方中所占比例小。方后“汗出则愈,不汗更服”说明麻黄也是可以发虚人之汗的,而且此处更是以“汗出”为取效的标准。由此观之,麻黄可以用治虚证,但需配合补益气血的药物,因麻黄为宣肺解表第一要药,发汗力峻,故而我们特以麻黄为例进行说明,其余宣肺解表药同此。

5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运用隐喻认知的方法可以发现,《黄帝内经》中有关女子月经的认知以瀑布、月相、潮汐为始源域,每一始源域均反映了月经生理病理机制的特点,月经源于古代医家对于不同始源域认知的集合。通过对《黄帝内经》女子月经原型的探讨,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月经的生理、病理机制。“女子不月”涉及的脏腑有肺、心、脾、肝、肾;涉及的经脉有阳明脉、任脉、胞脉、太冲脉;病因在于阳明、肺、心的气机不降,心脾转输气血精微功能的失常,气血化源不足。

参考文献

- [1] 乔治·莱考夫.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80.
- [2] 贾春华. 中医理论思辨录[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0, 33(7): 441-443.
- [3] 贾春华. 取象比类语境下的中医学[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17, 19(9): 1481-1484.
- [4] 黄帝内经素问[M]. 王冰注.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8.
- [5] 尚书[M]. 姜建设, 注.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8: 184.
- [6] 金翔龙, 陆儒德. 创新海洋科技[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16: 198.
- [7] 灵枢经[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79.
- [8] 李时珍. 本草纲目[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161.
- [9]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 汉语大词典[M].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90: 958.
- [10] 喻坚柏, 朱晓明. 中华医典[M]. 5 版. 长沙: 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
- [11] 陈修园. 女科要旨[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2: 189.
- [12] 李青华. 说文解字[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0.
- [13] 谷衍奎. 汉字源流字典[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8: 154-155.
- [14] 梁潇元, 夏宛廷, 周航, 等. 四乌贼骨一芦茹丸之“治崩”思想[J]. 亚太传统医药, 2016, 12(13): 76-77.
- [15] 神农本草经[M]. 吴普述, 孙星衍, 辑. 石学文, 点校. 沈阳: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7: 136.
- [16] 张仲景. 金匮要略[M]. 何任, 何若苹, 整理.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20.

Metaphorical Cognition-based Exploration on “Women Failing to Menstruate” in *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 (《黄帝内经》)

XIAO Zhuoran, JIA Chunhua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This paper makes a metaphorical cognitive analysis on related discourses about “women failing to menstruate” in *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 (《黄帝内经》). It is found that ancient people’s cognition on women’s menstruation originated from ancient doctors’ observation on natural phenomena such as tides and waterfalls. Based on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mechanism of menstruation under metaphorical cognition on natural phenomena, “menstruation” of women is explored. In ancient times, where did the doctors’ discourses on “women failing to menstruate” come from? What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features of menstruation did the ancients want to express by metaphor? What inspiration can metaphorical cognitive study, that on female menstruation in *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 based on metaphorical cognition, bring for clinical treatment in menopathy?

Keywords *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 (《黄帝内经》); women failing to menstruate; menstruation; metaphorical cognition

(收稿日期: 2019-11-02; 修回日期: 2019-12-15)

[编辑: 黄健]